

文件 S/4569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原件：俄文]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鑒於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爲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而提出的各次申請〔S/95, S/1035 and Add.1, S/3873 and Add.1〕,⁶ 本人謹請閣下將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第九一一次會議議程。

附上決議草案一件。⁷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駐聯合國副常任代表

(簽名) P. MOROZOV

⁶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四號，文件 S/95；同上，第四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份補編，文件 S/1035 and Add.1；同上，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月及九月份補編，文件 S/3873 and Add.1。

⁷ 參閱文件 S/4570。

文件 S/4570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決議草案

[原件：俄文]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查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之申請，

建議大會准許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

文件 S/4571 and Add.1⁸

秘書長遞送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對魯孟巴先生所採若干行動之報告書之節略

[原件：英文及法文]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秘書長謹將其駐剛果特別代表關於對魯孟巴先生所採若干行動的報告書，檢送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

他同時把他爲此事致卡沙扶布先生函二件，作爲報告書附件，一併檢送。

⁸ 這些文件經編爲 A/4614 and Add.1 同時轉送大會。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爲對魯孟巴先生
所採若干行動事致秘書長報告書

一. 自剛果國家陸軍於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企圖逮捕魯孟巴先生，但經聯合國部隊認爲此舉係未依法律明文規定企圖使用政治暴力的行爲而加以制止以來，魯孟巴先生的住所就被剛果士兵所圍繞，士兵人數的多少常有更動，他們對進出的人士保持了嚴格的管制。剛果國家陸軍有多次不准魯孟巴先生的僕人前往市場或他的子女上學，雖然通常只需查看身份證就夠了。聯合國往往須根據人道立場出面交涉，要求讓魯孟巴先生私人住處的一切事務便於進行。

二. 聯合國部隊曾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循卡沙扶布總統及魯孟巴先生和其他要員的請求看守他們的住處和若干重要政府大樓。聯合國看守的目的都是爲了保護其中人員或政府財產的安全。這種看守並沒有警察責任，對於進出人員的身份甚至被看守的人員的行動，都沒有行使管制。在魯孟巴先生的住處，聯合國派了一名警衛在剛果國家陸軍包圍圈內站崗。

三. 無論任何時期，聯合國都從來沒有負起限定魯孟巴先生不得離開住處的責任。這種國內的警察措施，不僅不是國際組織所應採取，而且也顯然超越聯合國剛果辦事處(ONUC)的權限。相反的，辦事處曾一再向剛果當局保證，聯合國雖然必需保護魯孟巴先生在他的住所範圍內不致遭到暴行，但是在魯孟巴先生及其他人物居留區以外，則不負保護他們的任何責任。聯合國部隊曾多次拒絕派員護送魯孟巴先生及其他顯要。魯孟巴先生可以自己冒風險自由地離開他的住處，這一點已經由他在城內數度出現的事實所證明——十月間他曾有一次在 Regina 旅館舉行記者招待會。

四. 魯孟巴在他的新生女兒死亡後，曾於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兩度請聯合國特別供給他和家屬的空運便利，以便將遺骸運往史丹尼堡埋葬。聯合國因飛機數量有限只能用來載運聯合國部隊及人員和他們所需的物資，所以不得不對這項請求加以拒絕。不過根據人道立場，聯合國表示如果有空位時可以載運棺木和護送的親屬一人。

魯孟巴先生拒絕接受這個辦法，並通知我們，他願意完全不顧他本身的安全向史丹尼堡進發。約在兩天以後，魯孟巴先生將他女兒的遺骸以空運載往祖籍魯路阿堡，大概是將她葬在那個地方。次日上午，魯

孟巴夫人在家庭工作人員一名陪同下擬乘剛果航空公司的飛機離開恩吉里飛機場前往魯路阿堡，大概是爲了辦理埋葬事宜。魯孟巴夫人遭剛果警察拘留，不過立刻就被釋放，但陪同他的人，則被逮捕，後來還是因爲聯合國居間交涉，才獲釋放。

五.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夜，聯合國警衛向聯合國總部報告，有汽車一輛離開魯孟巴先生住所，但車內的人是誰，則不知道。在這輛汽車離開以前三四分鐘，聯合國警衛還看見魯孟巴先生在屋內。查明車內人員的身份，並非聯合國剛果辦事處警衛的任務之一。該區域與平時一樣爲剛果軍隊所圍繞。一切事實和情況想必已由剛果國家陸軍部隊向剛果有關當局報告，因爲剛果國家陸軍參謀長在此事發生後不久，就通知了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總部，要求它不可讓任何飛機由恩吉里起飛。不僅魯孟巴先生的意向非本總部所知，就是對他離開的事實，也只認爲是一種可能而已，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聯合國軍官一人隨同剛果新聞高級專員入內調查，這才知道魯孟巴先生的確已不在住處。

六. 十一月二十九日接獲報告稱，魯孟巴先生大概已經到了基克維特以北的某一地。剛果公安處長也已經飛往基克維特，在到達該地時他曾請聯合國提供交通工具，以便逮捕魯孟巴先生。這個請求自然遭到拒絕。魯孟巴先生既然是自行負責離開的，所以聯合國軍隊所奉命令便是不要干涉魯孟巴先生的行動或他的官方追緝人的行動。

七. 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在獲得魯孟巴先生已前往齊卡巴的報告後，剛果公安處長又向該地出發，因爲沒有找到他，便在十二月一日重新回到雷堡市。那一天晚上接到報告說，魯孟巴先生已經到達法朗基港。據剛果當局聲稱當地剛果國家陸軍曾設法逮捕魯孟巴先生，但因聯合國迦納部隊的干涉他脫逃了。對於這件事，曾經立刻進行調查，結果證明剛果當局的說法，完全不確。

八. 後來在十二月一日剛果當局又聲稱剛果國家陸軍已經在恩委卡地方將魯孟巴先生捕獲，但據說因爲聯合國迦納部隊的干涉，他又脫逃了。這項報告後來剛果當局加以更正，說魯孟巴先生終於在恩委卡爲剛果國家陸軍捕獲。儘管如此，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秘書長特派代表還是接到了卡沙扶布總統的一件書面抗議，提出上面已經提及的那種毫無根據的指控，對這種指控，已經加以適當的答覆。

九。剛果公安處長於次日十二月二日早晨乘剛果航空公司 DC-3 飛機前往魯路阿堡。在到達該地後，其一行人員因卡塞省長命令而不得離開機場範圍。卡塞省政府決定，對魯孟巴先生的被捕，不加干涉，但為避免在魯路阿堡發生任何騷動起見，請當地剛果國家陸軍不必將魯孟巴先生先帶進城再送往雷堡市。剛果國家陸軍似乎同意這種辦法，剛果公安處長於是飛往法朗基港，在那裏領到了魯孟巴先生。在同一天（十二月二日）的上午五時十五分魯孟巴先生就被帶到雷堡市了。

一〇。剛果國家陸軍參謀長於魯孟巴先生被捕的那天下午向報界發表聲明稱，法朗基港剛果國家陸軍的一個巡邏隊，計四十人，曾跟蹤魯孟巴先生至恩委卡西北約五英里之布隆加地方將他逮捕。他又說他手下的那一般人曾經向他報告說如果在那一天下午二時還沒有把接管魯孟巴先生的手續辦好，他們預備把他槍斃。參謀長說他曾經下令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魯孟巴先生殺害。

一一。新聞和無線電報導都曾說魯孟巴先生在被捕時剛果國家陸軍士兵會對之施以野蠻的粗暴待遇並用槍托敲打他。在恩吉里機場下機時，據聯合國觀察員報告說，魯孟巴先生沒有眼鏡，穿了一件骯髒的襯衣；頭髮蓬亂；面頰上有一塊凝結的血疤，雙手被綁於背後。他被人用槍托強暴的推上剛果國家陸軍的卡車開走。新聞報導說魯孟巴先生被解往剛果國家陸軍參謀長的住處，由剛果士兵以機關槍對準他加以包圍。剛果國家陸軍參謀長拒絕和他見面，並下令將他關在丙沙營房內，因此他就被移往那裏渡過一夜。

一二。次日十二月三日晨，在重重的裝甲車和載有全副武裝的士兵的車輛的護送下，他被移往提斯市。國際新聞界人士曾親眼看見他離開，據說魯孟巴先生走向卡車時，步履相當困難。他出現一付蓬首垢面的樣子，臉上看出來有剛挨過打的痕跡。

一三。在提斯市的聯合國部隊報告說魯孟巴先生被拘留在哈地營（Camp Hady）內。據說他因為到達前受有重傷，十分痛楚。他的頭髮已被剃去，雙手仍然被綁在一起。據說他被關在一個健康和衛生狀況都不合人道標準的監牢內。祕書長特派代表現在正設法使國際紅十字會代表一人去訪問魯孟巴先生。

一四。剛果國家陸軍參謀長，在另外一次的宣告中稱，現在知道魯孟巴夫人正在駛往科基雅市的內河輪船上，剛果國家陸軍正在那個地方等她。此外參謀

長又說和魯孟巴先生同時被捕的，還有國會議員二人，至於參議院副主席烏基多先生，他是在另外一個場合被捕的。

一五。據說將把魯孟巴先生交付審判。不過以何種罪名交付審判，依照什麼法律，或由什麼法庭執行審判，卻都沒有宣佈。

一六。十二月三日祕書長特派代表向高級專員團主席彭布古先生就剛果國家陸軍無理逮捕魯孟巴先生和施以野蠻待遇的行為提出口頭抗議。他要求對魯孟巴先生施以符合正義、尊嚴和人道立場的待遇。他請彭布古先生將聯合國對此事的關切轉告該國元首，並向剛果國家陸軍發出嚴格命令，教他們約束行為和按世界人權宣言的要求，給魯孟巴先生以符合他的地位和人格尊嚴的適當待遇。

一七。同一天祕書長經由他在剛果的特派代表向卡沙扶布總統提出了關於魯孟巴先生事件的行動書一件。祕書長特派代表在獲悉卡沙扶布總統已前往馬他地地區渡週末的消息後，就派了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乘專機前往馬他地，然後又乘直昇飛機前往采拉，於十二月四日晨八時將祕書長本人的函件面交卡沙扶布總統。總統閱讀祕書長的來函後說他將於星期一或星期二（十二月五日或六日）向祕書長提出書面答覆。祕書長致卡沙扶布先生的第二封信係於十二月五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面交彭布古先生，請他轉交總統。

附件壹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日聯合國祕書長哈瑪紹先生
致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卡沙扶布先生函

本人獲悉魯孟巴先生已遭逮捕，並據新聞報導知道魯孟巴先生已被帶往雷堡市“候審”。

許多代表團向本人表示他們非常擔心，恐怕會發生一種違反公認的法律準則和秩序及在法律適當程序以外對魯孟巴先生採取行動的情事。各方普遍的認為這種發展將完全與閣下的意向和觀點相相反——不過大家認為這種發展足使剛果共和國的國際威望受到嚴重的妨害並給聯合國及它的會員國所維護的原則以最嚴重的打擊。鑒於剛果和聯合國所建立的合作和我們彼此間的個人連繫，我認為我有責任將這些意見提請閣下迫切地加以注意。閣下曾請聯合國協助維護剛果的法律與秩序，因此本人尤其覺得有權這樣做法。

除本人認為應促請閣下注意的若干代表團的意見外，請讓我附帶表示我個人的反應。以閣下的才智和公平的態度而論，本人相信閣下一定能同意和認為年輕的剛果共和國有堅決維護它所願奉行並於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一員時簽字承諾的一般原則的迫切需要。現在閣下自己是各方公認的聯合國剛果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因此這一點尤其重要。所以我認為閣下一定會運用閣下的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量，督促今後的發展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同時並顧到國際間許多人認為魯孟巴先生的地位所具有的特殊情況。我說這話時，當然絕無對剛果國內問題發表意見或對這種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加以影響的意思；正如在本人擔任秘書長期間內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為了忠實奉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我祇想強調唯有以這些原則為基礎始能在今日世界建立有成效的國內及國際合作。我們過去所看到的不依此種原則行事的不幸事件，絲毫不能改變在每次新情勢中一國及其政府須就此類原則所適用的問題有所決定時這種原則的重要性。

附件貳

一九六〇年二月五日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
致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卡沙扶布先生函

案查本人十二月三日曾奉告閣下，聯合國大會許多代表團，包括全體非亞代表團在內，曾向本人表示他們非常關心世界各地報紙所登的關於逮捕及監禁魯孟巴先生的報導。

本人在上函中已經強調，剛果國內政治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本人應該加以左右的事。不過本人相信在目前全世界注意力集中在剛果和國際社會，首先是你們非洲姊妹國能拿出多少力量來提供進一步協助的時候，閣下一定願意我對若干特別使人不安的問題，加以申論。

本人相信閣下一定已經非常仔細的考慮過如果不照聯合國憲章關於“尊重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原則行事，對世界輿論所有的影響。這種尊重已經在關於剛果組織及剛果公共自由的基本大法和世界人權宣言中有了適當的規定。

在這一方面可否讓我指出：最近被捕而現在正在拘禁中的魯孟巴先生和其他人員，都是國會兩院的議員。根據現有資料，對於這種職位的人員如果事先沒有遵照剛果組織基本法第六十六條所定的議會程序，便不得予以刑事控告和逮捕。在這一方面，關於該條

內對“當場”捕獲所定的例外情況而論，閣下一定會顧到依普遍法律原則對該規定所作的解釋。世界各國訂有議會豁免權原則，不僅是爲了用它來保護個人的私法利益，而且也是爲了用它來保護議會民主的體制，因此世界輿論對於這一點一定非常注意，無論被拘者的政治立場如何。

閣下曾宣佈主張由剛果所有政治領袖，包括根據閣下公開聲明所說的魯孟巴先生在內，對剛果政治危機設法獲得全國性的和平解決，閣下這個意見已經受到普遍的重視。我相信閣下一定比我更能估量目前所採行動對這種解決方法的全部重要性。

本人再次寫信給您，還希望您注意若干獨立的目睹人士的報導，這種報導使人很有理由相信，恐怕被拘的人尤其是魯孟巴先生曾經遭到傷害身體的暴行和羞辱待遇。聯合國在多方設法使迄今仍然不幸被非法拘於史丹尼堡的宋戈陸先生及其他國會議員得以獲釋時，曾建議請國際紅十字會檢查被拘人員和拘留的場所及拘留狀況，並另外設法取得對被拘者安全的必要保證。就魯孟巴先生和其他被拘人員而論，自然我也要請閣下鄭重而迫切地考慮准許立即採用同樣的程序。

在本人上函表明本人和就此事向本人表示的許多代表團所立刻有的嚴重反應時，我曾經堅決籲請根據法律通例採取適當的法律程序。本人相信閣下一定願意和預備採用這種適當程序的法則，而這種法則閣下也知道對任一階段的警察行動或法律行動包括逮捕和拘留，都是適用的。這裏尤其重要的，就是在一般公認的法律和公共自由的基本法律中所建立起來的適當法律程序的觀念。我在這裏特別指的是逮捕狀的必要與合法問題，同時還需要至遲於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者被捕的原因和對他提出的正式控告細節，除經法律規定並依犯法時所適用的程序外，不得向被拘者提起公訴，被拘者應有自行選擇律師之權，而且在決定對他的刑事控告是否成立時，他應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由獨立而公正的法庭給予公平而公開的審訊之權。

附件叁^a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
致秘書長函

本人今晨由馬容貝歸來時接到閣下十二月三日及五日的兩封信，我曾經非常仔細的閱讀過。我對於亞

^a 本文件原來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所分發的文件 S/4571/Add.1。

非及東歐若干國家代表團把魯孟巴先生被捕事看得那樣重要，實在有點奇怪。事實上自從九月份以來就因為種種業經充分證明為合法的理由對魯孟巴先生發出了拘捕令。那時沒有能夠將他逮捕的原因，實在是因為聯合國軍隊採取了我們認為無理的方式加以阻止的緣故。閣下知道魯孟巴先生犯了若干罪行，其胆大妄為和嚴重程度，閣下一定不會不知道：第一，僭取公共權利（刑法第一二三條）；第二，妨害個人自由同時予以身體上之虐待（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妨害國際安全（刑法第一八六條）；第四，組織敵對團隊從事破壞、屠殺和搶劫（刑法第一九三至一九七條）；第五，煽動士兵犯罪（刑法第二〇二條）。最後，閣下自己在九月份致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內亦曾說過，組織遠征軍前往南卡塞省，是一種殘害人羣的罪行。

剛果全國人心對這種行為大感厭惡，因此在本人決定將魯孟巴先生革職時，整個國家都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他自己的黨的國會議員二十九人曾公開聲明與他脫離關係，這就是檢察庭根據上面所說的各項罪行發出逮捕狀的原因。目前剛果國家陸軍已經制止了魯孟巴先生經過奎魯和卡塞兩省的行走，他這次行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壞既有制度的權力，重新聯合他在史丹尼堡的黨徒，在該地另外設立一個政府，這個政府甚至在魯孟巴先生還沒有到那裡的時候就表明了它的行動途徑：逮捕和驅逐歐洲人、監禁政治反對派人士，同時對他們施以殘酷的刑罰和虐待，壓制一切個人自由和一切主要的公共自由。聯合國剛果辦事處駐史丹尼堡代表在恐怖主義重新爆發的新情況下似乎不能發生任何力量，正如它讓季任加先生未經任何一方授權在該地取得權力並下令進行可恥行動使千百剛果人民受害的情況一樣。閣下不能不知道受害人士中包括交通部長宋戈陸先生、參議員弗來及法他基和其他省議會及全國議會的議員。許多部落酋長被鞭笞至流血的程度，省內無數閩人和其他顯要人物都不得不為了保全性命而逃亡。閣下在當地的代表無疑的一定已經把這些嚴重違反文明國家所需遵行的法律與原則的罪行通知閣下，閣下也一定會將這種情報轉知亞非及東歐國家的代表團，它們的反應不幸得很，是非常遲緩的。

實際所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當我們受苦難的人民注意力集中於史丹尼堡和該地遭受追捕和箝制的人，當我們對該地區事件的發展非常焦灼的時候，某一部分經過小心準備的世界輿論卻對一個人的命運激

昂起來，而這個人的行動正是我們所經歷的痛苦之源。可是現在這個人已經被捕，而不是被人拐帶，他是按閣下代表也承認完全合法的拘捕狀經過適當手續而被監禁的，他現在被置於有秩序的軍隊監視之下，無論達亞爾先生的報告書怎樣說法，這個軍隊的紀律卻正在與日俱進的改善之中。有兩位醫生曾經前往訪問這個人，認為他的健康狀況良好。在這種情形下，請問向閣下有所表示的代表團究竟還要怎樣呢？我們是否還要調查迦納境內反對黨所受的待遇，斷定埃及境內納吉伯將軍的下落和重提匈牙利起義的犧牲者嗎？

閣下可以放心，我國接受聯合國憲章並不是徒有其名的舉動；我們深知根據憲章所負的義務並且承允完全遵守這種義務。而且我們今天不斷努力以求恢復的整個國家組織也就是以這種原則為基礎，如果不是因為魯孟巴先生本人和他設立的特別法庭所採的行動使整個司法系統大部分破壞，那末今天司法當局便不會有按照一切文明國家現行法則進行審判的任何困難。這一點自然是我們今後努力的主要對象。

不過剛果的輿論對一切外界干涉，非常敏感，這種干涉的派系立場和背謬的片面性質，已使這種輿論大為騷動。

像閣下一樣，我很盼望魯孟巴事件的最後片段，能在完全寧靜的氣氛中進展而沒有感情用事和不合時宜的干涉現象。因此我可否請閣下應用您對那些曾經向您表示感想的各國代表團的重大影響力量，請他們停止替魯孟巴先生從事任何運動、任何煽惑、任何干涉；因為這種行動的不合時宜和它們對輿論所一定會發生的嚴重影響，只會使審判程序很難保證在正常情況下進行。

請您像我本人和全國人民一樣，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國內事項看待。我相信所有關心魯孟巴先生福利的人都將採取這樣的態度，而不致使那些想恢復剛果共和國境內正義統治和對人權尊重者的工作，過於困難。

我相信閣下一定能同意這些理由，因此我要在這裡先向閣下表示誠懇的謝忱。

剛果共和國總統
(簽名) J. KASA-VUBU
外交高級專員
(簽名) J. BOMBOKO